

■红色记忆

那些和红船有关的故事

■王珍

也是一个台风季节。在100年前的嘉兴南湖上,风过后,雨还在下着。那些带着崇高的信仰,热血沸腾、满腔家国情怀的“80后、90后”们,稳步踏上了一艘丝网船。他们的名字叫毛泽东、董必武、陈潭秋、王尽美、邓恩铭、李达、张国焘、刘仁静、周佛海、包惠僧……是中共“一大”代表。因在上海秘密举行会议时突遭法国巡捕搜查,被迫休会。后由李达夫人王会悟作向导,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,在南湖的船上完成了大会议程,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。

嘉兴南湖的一湖烟雨,无声地记录着阴霾中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。浙江因此而有幸成为这艘“红船”的扬帆启航地。“我的爷爷也在这艘红船上。”说话的是董必武的嫡孙董绍壬和王尽美的嫡孙王明华。

出生于1886年的董必武曾为前清秀才。1920年,他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。是年夏,他收到李汉

俊从上海来的来信,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,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。1921年6月,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,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选为“一大”代表。

董必武是和毛泽东一起参加“一大”,并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之一。他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,一生信仰马列:“遵从马列无不胜,深信前途会伐柯。”

1975年4月2日7时58分,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董老享年90岁。

董绍壬说,爷爷董必武在1961年写过一首怀念王尽美的诗:“四十年前会上逢,南湖泛舟语从容。济南名士知多少,君与恩铭不老松。”诗中第一句所说的会,指的就是“一大”。

出生于1898年的王尽美,正好小董必武一肖。是参加“一大”的济南代表。会议结束后,他与瞿秋白、邓恩铭等人一道,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

远东会议,并会见了列宁。回国后,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、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,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。

1923年至1925年5月,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,他积极发展组织,办报、写文章,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。1925年1月11日至22日,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。

因长期积劳成疾,年仅27岁的王尽美于1925年8月19日患肺病逝世。英年早逝,令人唏嘘。

王明华说,爷爷王尽美有两个儿子,他是次子长孙。本来,大伯家有4个孩子,他家也有他和妹妹

兄妹二人。但因在战争年代,父母都参加革命打仗去了,孩子全都从出生就寄养在农民家,那些孩子很小就死了。甚至,大伯家在死了3个孩子后,伯母坚持要自己带着最小的孩子。但伯母自己本身也是跟着罗荣桓在战场上出生入死,最终孩子还是病死了。而王明华的妹妹也一样夭折了。也就是说,王

尽美的第三代6个孩子,只有王明华一个幸存。王明华对于养过他的那户农家非常感恩,一直叫养娘“干娘”。

王明华后来跟着调来到杭州工作的父亲在杭州上中学大学,在浙大毕业后就留在学校教书,直到2011年8月70岁退休。至今,年逾八十的他依然在学校关工委工作。

他说,爷爷过世时,父亲才3岁。家里遭受多次洗劫,连水缸都被抬走了。被奶奶藏在水缸里的一些爷爷用过的物品,全都没有了。所以,爷爷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物。但很明显,前辈的红色基因刻骨铭心铸在他的生命中了……

7月27日下午,在杭州拱墅区大运河畔黄亚洲书院,举办了一场“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与王尽美的后代与电影《红船》观众见面座谈会”。

我曾在电影《红船》中,看到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,在雪地里脆弱无助的瞬间,从迷茫到觉醒,再到蜕变的成长过程。豁达、纯真、坦荡的陈独秀,在监狱里一副“就喜

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”,桀骜不驯又霸气的个性,很是让人扬眉吐气。自掏腰包请陈独秀吃火锅、慷慨地把心爱的怀表赠予毛泽东的李大钊,一位学识渊博、勇于开拓的学者,富有感召力的天生气质。他应邀到南开大学演讲,生动地用鞋子作为例子,告诉学生们,大家穿着舶来品的洋皮鞋,依然可以在中国的土路上,走出一条新路……

电影《红船》的编剧黄亚洲说,限于篇幅,大量的史料和人物的感人细节,都无法得以很好地展开、呈现,故特邀了红色后代见面座谈,让大家可以亲耳聆听到更多和红船有关的故事。

于是,一位位才华横溢、心怀大爱、敢于牺牲的革命先驱,不再是课本里的名字;一个个荡气回肠、青春热血的故事,不再只是学习材料。“红船精神”更加鲜活了,生动了、丰满了。共产党人追随主义之真、守护初心之纯、肩担使命之重、执着信仰之美,真切实在,可触摸、可体悟、可感受、可领悟、可践行。

■笔随心动

没齿难忘战友情

■缪宇光

战友,就是几十年过去了,还亲如兄弟的人。

1993年夏天,我军校毕业后从西安来到滇南的蒙自某部服役6年,加上1988年冬和1989年夏,我曾两次从成都出差到昆明和蒙自,算来已经无数次来回云南了。前不久,我重回昆明,重回蒙自,回到了梦寐已久的第二故乡,再次与战友们重逢。

我曾在江南做梦,回到了难忘的蒙自,和战友们一起忙碌地战斗训练。战鹰飞翔,机务及后勤人员保障有序,那情景是多么的神圣!

这次回到蒙自,我们在电影《芳华》拍摄地碧色寨游玩,穿上了上世纪70年代的解放军军装,我和太太在小铁路轨道上及小火车上敬礼并留影。上世纪初法国人留下的西洋建筑,走过百年风雨昂然屹立在碧色寨,法国人修建的昆(明)河(内)国际小铁路,现在还在运营。

此时,我的手机响起,我的老部队领导原团政治处主任、现红河州人防办副主任黄文等战友分别打来电话,问我什么时候到蒙自市区?战友们为我和太太准备了晚餐。

蒙自一夜,我没有入睡。婉拒了战友们的陪伴,我一个人徜徉在蒙自市区,那今非昔比的市区,完全已是现代化的漂亮城市了。

春城昆明,也留下过我从军的长长足迹。这次重回昆明,我在老部队的老师长秦卫军夫妇,携原师吴参谋长、原师飞行主任夫妇,为我和太太洗尘。我非常感恩老师长对我和太太的

款待!他非常用心,提前一天问我们对饮食有什么要求?我说太太不吃辣,清淡即可。回到宾馆后,太太告诉我:“这是她吃得最好的一顿饭,每个菜都非常好!”

1989年夏天,我在入空军工程学院就学前,跟随成都军区空军政治部符宇民干事来到蒙自,拍摄电视专题片《大西南空中卫士》。

其中有一段内容是拍摄秦卫军的。秦卫军师长当时是年轻的飞行副团长,他是来自上海市的,其妻也是从上海来到蒙自随军。秦卫军热爱飞行事业,扎根边疆的事迹,受到了上级首长和部门的肯定,还获得过祖国边陲优秀儿女奖章。

那是我第一次来到蒙自。电视专题片《大西南空中卫士》,后来在中央电视台“人民子弟兵”栏目及云南、四川等电视台播放。

1993年夏天,我从空军工程学院毕业,又来到了蒙自,秦卫军已经是老团长了,我就在他的团里工作。不久,他当了副师长、师长,后来转业到了云南省人大工作。

也许秦师长是上海人吧,对我这个小老乡非常关照。我非常难忘6年蒙自的战斗生活,一个原因就是我和秦师长特殊的战友情谊。

我曾经在秦卫军师长和黄文主任等战友领导下工作,严谨而又有趣的军营生活、亲如兄弟的战友情谊、边疆的蓝天白云、人文历史、风土人情,已深深地印记在我的心田。

战友,多么亲切的字眼!那是青春的足迹,那是没齿难忘的兄弟之情啊!

■亲身经历

■金剑奇

今年4月中旬的一个午后,我接到了一个“陌生女人”的电话,她用温柔的语气对我说,她们正在为“建党百年”筹办一台歌舞节目。她听人说我唱歌不错,便想邀我参与演出。在电话里,我礼貌回应她:“我唱歌很一般,纯属业余爱好,我的专业是美术、摄影及书法呀!”没想到这女人竟然“一意孤行”,坚持劝我加入。如此诚意,感情难却。我只好答应她,第二天去观摩排练。

我如约一进门,“你来啦”那温和又熟悉的音调,让我瞬间把这声音同前天的声音链接上了。原来是早已见过面的周兰英老师呀,一位低调的单位前辈,70多岁的年纪却有着60岁左右的精气神。

周老师身材娇小、落落大方,与她对话你会发现,她有种家人般的亲和力。

作为曾经杭师院音乐专业的高材生,周老师在艺术上从不愿降格以求。比如对我们排练熟的主题曲《南湖红船》,周老师显然不满足于只唱原版歌曲,于是她和大家伙儿商量,将前四句的对唱部分,让有唱戏功力的二位,尝试以一种京剧味儿的腔调来演唱。起先我们心里都没有底,可她这一改,还别说,使歌曲领唱部分委婉柔和,韵味十足,和后面高亢激昂的合唱形成反差,达到了层层递进、积极向上的效果。我听出了这首歌渐进的张力,不禁为伙伴儿叫好,也向周老师竖起了大拇指。

没过多久,周老师对这节目

是歌舞相配,朗诵点缀的老套路,又觉得不够带劲了!她找到我,跟我商量:“在舞蹈之后,朗诵的同时,来一个画面的环节,以打破彼时舞台的过于静态!”我考虑了一下提议说,我想用现场行书,来完成这一分钟的表演。

“那好!你在报纸上一比一写给我看!”周老师说。我拿起一支小狼毫笔,在粘着报纸竖起的板上,当场挥毫泼墨后,周老师满意地点头说:“可以的!”就这样,我的作品荣幸地入了其法眼。

最后来到一个文具市场,惊喜地发现一支直径4厘米的兼毫笔,可一看价位,却远超周老师给的限价,经过一番拉锯战式的讨价还价,老板几乎给了一个降无可降的底价。于是,我拨通了周老师的电话,但电话那头传来了亲切而不含糊的语调:“先不买,你再跟老板商量商量,价格能否再低……”这也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公家办事,却事到临头上“搁浅”。在店家面前,我不免有些尴尬,再次还价不成,只能悻悻而归。这笔,后来我在淘宝上自行买下了,我明确向周老师表示,这笔不用公家报销,将来自己完全可以用到。

为了熟练使用这支得来不易的大号笔,有一次在大厅排练,我蹲在地上往板上贴纸,刚一站起,

每人每天是300块土坯任务,这个数量当时确实是要了我的小命。

但军令如山倒。“作为一名军人,你们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,这样的任务完不成怎么可能拿枪上战场打仗呢?”连队领导的战斗动员令,每天激励着我奋战在土坯坑里。挖土,我挥动着十字镐,每抡一次就像刺刀插进了敌人的胸膛;和泥,就像与敌人开展肉搏战搅和在一起;打土坯,我挥动那一坨坨土块狠狠地砸进模具的一个个方格里。我几乎是用了毕生的力气在努力“战斗”。但即使我再努力拼命,却从没准时完成过300块土坯任务。

每当太阳西下,战友们一个个都收工回了营房,我却还为那300块土坯在泥坑里挣扎着,整个人弄得跟泥猴似的。我非常感谢一位叫顾超的战友,这位当兵前在窑厂干过的战友,经常帮我一起完成任务。

三个多月的施工,那千米宏伟的围墙,记录下了我为祖国边防贡献的点点滴滴,今生今世让人难忘。



海边晨曲

姜天华 摄

■往事如歌

使劲打土块

■陶洪

那是我刚刚到部队的第一年。团里的军库建在离团部仅隔一条马路的戈壁上,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建起来的干打垒围墙已经残缺不全,残缺部分用铁丝网围着,防止人畜进入。为了保障军用品的安全,团里决定重新建设军用品库的围墙,这个施工任务便落在了我们一营三连一排。

建围墙,就必须介绍一下新疆民居住房的建造材料。那时候的新疆民房很多都是用泥土垒起来的,甚至有的连房顶都是用泥巴抹起来的,这在南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但在新疆,由于长年没有雨水,因此,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些由泥土建起来的建筑物会被雨水冲掉。有时,当你站在戈壁高处一眼望去,这些民居小院此起彼伏错落有致地散落在茫茫戈壁滩上,一定会让你感到心旷神怡。

用新疆戈壁滩上的泥土建造民居有两种方式。一种叫干打垒,还有

一种就是土坯制作。什么叫干打垒呢?就是先将墙体的模板制作好,然后将泥土填进模板里,再用石夯夯实,如此反复一层层叠加,直至达到理想的高度。做土坯不用说了,就是先将土坯做好,然后就一层层将土块垒上去。

或许是考虑到围墙的高度和牢固度,团里决定军库的围墙必须用土块砌。

戈壁的土壤三分之一都含有细碎的石渣料,土壤粘性也比较好。4月份的北疆,早上的戈壁土壤表层部分还会有冻土,显得非常坚硬。我们必须早早来到施工场地,用十字镐先将土壤刨松,再用水浸泡,等土完全浸泡溶化后,就开始和泥做土坯。

做土坯确实不是件轻松的活儿!那土坯模板有4个方格,每个格子约有30厘米长15厘米宽近7厘米厚,仅空模具拿在手里就沉甸甸的,如果注入泥巴,那分量可能比我体重轻不了多少,就我那小身板如何搬得动这么重的模具?而连队分配我们

■难忘记忆

“烟花”过后说台风

■余喜华

最近一段时间,最牵动人心的,要属河南的水灾和侵扰江浙沿海的台风“烟花”了。据有关报道,造成河南郑州、新乡等地水灾的强降雨,也是“烟花”台风助力作的孽。台风“烟花”,漂亮的名字下面包藏着一颗祸心啊!

作为一个资深台州人,这辈子经历的台风可不少。据相关资料统计,自新中国建立以来,直接登陆台州的台风有17次,占登陆浙江台风的47%。因此,有人调侃说,台州是台风之州。当然,这是戏说,台州的得名,源于天台山,而非台风。但台州沿海的特殊地理构造,确实很招惹台风的,从台风登陆台州的频次来看,与台州,真有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的缠绵关系。

70年来,登陆台州的这17次台风,除去在我出生前的3次,和发生在1989年9月的那次,我已经到大学上学没有经历外,真真切切经历了13次。而那些在温州、宁波、闽北登陆的台风,仍给我们造成巨大影响的,更是记不清次数了。

童年时期,每到台风季,听有线广播播报台风消息,对于台风所处的经纬度、风速、风力等级毫无概念。所以,预报的台风消息,没有丝毫害怕的感觉。当台风登陆后,狂风大作,因为那时住在成排连片的U字型三合院,抗风力强,大人们关门闭户,在屋内听风听雨,我们听大人们讲故事,也不觉得怎么害怕。

因此,那些年的台风,随着时间的推移,渐渐地淡出我的记忆。第一次刻入记忆中的,是1985年第6号台风。

这次台风的前一年,我升入路桥中学读高中,父母也用他们勤劳的双手,将爷爷分给我家的半间木结构奋斗楼,翻建成两间砖木混合的二层楼。由于财力有限,两间新屋仅建成了骨架,四面砖砌的墙,没有任何粉刷,黄褐裸露,这种墙黏结力是不强的。不仅如此,两间新屋,仅西边间,用旧木板铺了二楼的楼板,一楼前半间铺了石地坪。

新屋建成不到一年,台风就正面袭击台州,那是高一的暑假,台风登陆点玉环坎门。

那晚,雨大风急,父母害怕简陋粗糙的毛坯屋经不起狂风的撞击,干脆把前后所有门都敞开,让风自由进出,来去无阻,唯求它们对脆弱四面墙壁手下留情。我们全家6人,全部躲在西边间二楼的后半部,因为这中间有楼梯,楼梯南北有两道墙,可以挡住连绵到访的风雨,不至于被淋成落汤鸡。

我们战战兢兢熬过了漫漫长夜,第二天台风过后,雨停日出,田野一片汪洋,我们的心情如阳光一样灿烂。

再次经历刻骨铭心的台风,就是1997年出现的第11号台风。这次我已参加工作,被派在一家草编厂担任厂长。按照职责,台风来临时我在厂里值班防台。夜里,台风登陆前夕,我到厂区巡查,耳畔狂风呼啸,远处“叮当”之声不断。突然不远处一阵“咔嚓”之声传来,打起手电搜索,只见离我2米之外的地方,掉下一块不知从何处吹来铁皮瓦。当时我深感侥幸,身处事发中心,毫无惧怕,但事后忆起,禁不住脚底发麻,细思极恐。那时,女儿才7个月大,还不会喊爸爸。

这次台风,是台州历史上造成损失最严重的台风之一,从此,开启了台州高标准海塘建设的宏伟工程。

2004年,著名的“云娜”台风袭击台州,父母当年建的新屋20周年,已经变成了老屋。新老屋再次经受住了超强台风的考验,风雨过后昂然挺立。不过由于建造之初先天不足,已经到处漏雨,遭受“云娜”摧残,屋里屋外,一片狼藉。这次,我们兄妹四人凑钱将新老屋彻底修缮,内部也进行了装修。修葺后,使父母有了一个相对舒适的居所。

在台风等自然力面前,人类是渺小的。敬畏自然,珍爱生命,众志成城,防患于未然,努力减轻台风对人们生命财产的危害,是我们唯一可为的方式。